

早期蒙古人的北迁与蒙古社会

佟双喜

(内蒙古工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51)

摘要: 蒙地开垦引起的蒙古人的贫困化问题日益严重, 导致了早期蒙古人的北迁。早期蒙古人的北迁, 根本上改变了新迁入蒙旗的生活、生产方式, 改变了东部蒙古社会文化的转型。同时加速了其原住蒙旗苏木制度的崩溃和蒙旗武备的松懈, 最终为清末蒙古地区金丹道等社会暴乱的发生提供了契机。

关键词: 蒙古人; 北迁; 蒙古社会

中图分类号: K281

文献标识码: A

因内地人多地少, 自然灾害、战乱以及清代蒙旗自身的招垦和晚清政府的政策导向, 从清中叶以来, 汉族移民不断流入内蒙古东部沿长城一带的卓索图盟各旗和昭乌达盟南部各旗(今天的赤峰市南部、辽宁省部分地区)。喀喇沁、土默特等长城一带的东部蒙旗社会, 首当其冲地经历了前所未有的蒙地开垦时期, 从其传统、单一的游牧社会逐渐演变为农牧并举的多元化社会。农耕的进一步深透, 给这些蒙旗带来了诸多社会问题。其中, 蒙地开垦引起的蒙古人的贫困化问题日益严重, 导致了早期蒙古人的北迁。有的迁到所在旗内的北部, 有的则成为跨旗移民, 迁移到昭乌达盟北部和哲里木盟各旗(今天的赤峰市北部和兴安盟各旗以及通辽市部分地方)。早期蒙古人的北迁, 根本上改变了新迁入蒙旗的生活、生产方式, 促进了东部蒙古社会文化的转型。同时也影响了其原住蒙旗苏木箭丁人数, 其迁出各蒙旗出现了兵丁——披甲不足情况。在光绪年间, 喀喇沁、土默特等旗箭丁人数不足事情, 愈来愈严重, 并直接关系到这些蒙旗武备的松懈, 最终为清末蒙古地区金丹道等社会暴乱的酝酿、发生提供了契机。

一、蒙地开垦引起的蒙古人生活的贫困化

清末, 对东部各蒙旗进行实地考察的姚锡光在其《筹蒙刍议》中, 分析蒙丁生计窘迫的原因, 指出四端, “一本旗徭役之烦重, 一地方境域之荒凉, 一宗教迷信之耗费, 一喇嘛重利之盘剥。”^[1]使蒙丁生计窘迫与蒙古地区固有的“徭役烦重、宗教迷信耗费、喇嘛重利盘剥”等有一定的关系, 但主要原因还是来自农耕民族的影响。对此姚锡光也很清楚, 他说: “蒙民生计在畜牧, 不在耕桑, 今多致汉民易水草之饶, 为陇亩之用, 是夺蒙民之生计。”^[1]

农耕较普及的 19 世纪中期, 克什克腾蒙古人仍崇尚其传统的游牧生活, 认为: “蒙古人天生在住在蒙古包中和放牧畜群。只要在我们的克什克腾旗尚保留这一习惯, 我们就会很富裕而愉快。现在, 自从蒙古人开始种地和建筑房舍以来, 他们都变得贫穷了。契丹人(汉族人)进入了这一地区。畜群、耕地、房舍等落入民他们手中。我们还剩下了几片草原, 那里还于蒙古中生活着一些未因贫苦而被迫迁徙到其他地区的蒙古人。”^[2]

随着移入蒙地汉人的增多和农耕区的不断扩展, 逐水草而游牧的传统畜牧经济受到限制, 影响了蒙古人的生存问题。由于农耕的推广, 牧地缩小, 蒙古人失去游牧经济的生存条件, “或迁往别旗, 或当寄生地主, 或成为幼稚的自耕农”。^[3]无奈选择弃牧务农的蒙古人, 仍然受到来自农耕民族的影响, 受到“握有管理、使用土地实权的汉农势力的压迫。”^[3]正如克什克腾蒙古人描述的那样: “他们哭泣着前来向我们乞求布施。大家出于慈悲而让他们耕种了几片田地。可是蒙古人不知不觉地也

奉他们为楷模，步他们的后尘，放弃游牧生活而事耕耘。他们赊账喝中原人的酿酒并吸他们的烟，购买他们的布帛。到了算账时候，所有的利息都被定成 40% 或者 50%。中原人于是便使用暴力，蒙古人被迫把一切都抛弃给他们，如房子、土地和畜群”。[4]

与汉人农民同时或更早些，商人的迁入也增多了，他们用商品交易、高利贷等手段来剥削王公和旗民。[3] 他们或行商或坐商的形式，在蒙古地区进行商业活动。坐商的地点除了交通便利、人口密集的城镇以外，主要以农耕村落为中心地区，出现了规模大小不同的商铺。这些商铺大多数往往也是从事农耕的汉族移民兼营的。商业的手段亦从起初的物物交易逐渐演变成货币买卖。手无分文的蒙古人开始向他们赊账“喝中原人的酿酒并吸他们的烟，购买他们的布帛”，从而“开始卷入货币经济的漩涡，上上下下都被迫感到获取货币的必要。于是在他们所有的牧地上，开始招致汉人垦种，或自己当地主牟取地租之利，或使用汉人农奴经营农业，或仅为得一笔荒价而出放土地等，用种种方法建立起以汉人的农业为基础的经济机构。倘这些收入还不能饜足时，甚至还出典耕地，向汉人借款。”[5]

土地的出典或和货币借贷关系的出现，对于原本单一蒙古社会生产关系而言，是一种新的剥削形式。“一旦发生了债务关系，不是成为永久还不清的欠债，就得将一度为还债而交给汉商的牲畜，再由汉商借贷回来，以资糊口；二者为必居其一。”[3] 在土地的典、兑、倒、押、租等过程中，蒙古人开始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生活无着的贫困蒙古人日渐增多，有的依靠苦力当雇农或佃农维持生存，有的则选择了逃亡他处，寻找谋生之路。同时，“偿还商品代价或贷款利息的牲畜被汉人赶走”，作为生产基础的牲畜，遭到掠夺，依牧业为生的蒙古人生活出现了无法维持的局面。“于是蒙古人不仅在农业方面，而且在畜牧业方面也日益处于汉人商业资本、技术和勤勉性支配之下。”[5]

过多贫困蒙古人的出现，也曾经得到清政府的重视。为了解决无地蒙古人的生存问题，乾隆十三年（1748）理藩院议准：“蒙古台吉、官员、喇嘛皆称殷实，惟属下兵丁贫乏者多。此等殷实之人每倚恃己力，将旗下公地令民人开垦，有自数十顷至数百顷之多，占据取租者，是以无力之蒙古，愈至困穷。嗣后令於殷实之札萨克、台吉、官员、公主、郡主等陪嫁内监及喇嘛等地内，酌拨三分之一，各与本旗穷苦蒙古耕种，仍量其家口多寡，分给地亩，并将拨出数目造册报院。倘仍有开垦旗下人公地，强占穷人地亩者，从重治罪。”[6]

针对移民开垦后的蒙古社会蒙古人的贫困化问题日趋严重情况，卓索图盟盟长喀喇沁王满珠巴咱尔等曾呈诉该四旗蒙古穷苦情形，恳请将民人租典地亩筹划办理。①蒙古人日益贫穷的原因，朝廷和地方官吏也非常清楚，各类文件中反复提到其原委。

本旗纯游牧区域，原为蒙古人游牧之地，嗣以客民逐渐增多，开荒为良田。……然彼时蒙古人游牧生计颇感不能生存之苦，本旗享有地主权利。历经先王据客民垦地之要求，酌定垦地纳租，为维持蒙人生活之用，是为征收租粮之始，并非凭价购得之比。渐至客民日众，牧业停止。在清中叶间，有汉人与汉人转倒租地之举。蒙人租地一亩无论何人租种，定纳租粮三升至五升不等（以旧八沟斗）。嗣因汉人请求变粮租为钱租，原以银为本位。当时，每银一两，合制钱两吊文，次涨至四吊文，普通契约多计钱租吊数。因钱法之毛荒，蒙人租项已大受影响，迨至清末季又改制钱为铜元。每铜元一枚当制钱十文，铜元五十枚当制钱一吊，银币一圆合制钱两吊，即铜元一百枚，后涨至九吊有奇。查，蒙人征租之权，原以土地之权，而享有征租之权，蒙人赖以生存。迨民国钱法屡次毛荒蒙人生计贫困矣。[7]

查，蒙租原初规定只有粮租，由乾隆十三年理藩院正式规定租率，佃民每垦种蒙地一顷以八沟斗五石，并无钱租之说。而钱租始于清末为多。凡钱租居多，使有押价之地，其他粮租变更为钱租。查粮租变更钱租其原因有二。一、交通不便，市镇鲜少，大多交易以粮代之，故粮多而钱少。一般吃租蒙人烦征粮租，运输周折，向佃户依愿粮租变价改为钱租；一、因佃户租种蒙地，年久地力薄弱，按原定粮租额交纳，和不赡，向吃租人要求，改为钱租，惟立钱租时，虽制钱为法，实则以银为本位，每纹银一两合制钱两吊。自民国以来，制钱现银废止，改铜无银币，每铜元一枚代制钱十文，每铜元百枚代银币一圆，每铜元五十枚合制钱一吊。相继铜元，毛荒每铜元四五百枚，换银币

一圆，无形钱租随铜元、毛荒。满洲事变，热河光复正在铜元四百四十枚，换算银币一圆。满洲国成立伊始，对此铜元换算国币，亦无如何规定。[8]

但仍旧承认了既成事实，对已流入蒙地汉人采取安置或给荒开垦，允许个别蒙旗限定招垦。即所谓的“严定招垦之禁，已佃者不得逐，未垦者不得招。”[9]如道光元年（1821）松筠奏称：“敖汉旗地亩，除册报不准招民垦种各处外，其招民开垦之地，既据该王等呈明，从前均系台吉等得价私写，并非民人强占，今民人垦种年久，既出地价，又费工本，眷口众多，难以迁移，请停其撵逐，给与印照，每亩交租，以免纷扰。”[10]道光四年（1824）奏准：“敖汉旗牐牛营子、小牛群、台阁山三处地亩，经该旗台吉等租给民人垦种，嗣因该民人互控地界，经前任都统查明并未呈报入册，断令撩荒，撤交该旗作为牧场。迄今该民人等仍未迁移，本应查照原案办理，惟念该民人等垦种成熟，业费工本，居住既久，户口日繁，若令其迁徙他往，必致失业流离，殊堪悯恻。既据该札萨克情愿换给印照，仍令民人耕种交租，著准将该旗三处地亩免其撩荒，俾民人咸得安居，而该旗穷苦蒙古藉可收租糊口。”[11]

在蒙地开垦过程中出现的大量黑地或浮多地的出现，严重影响了蒙古人的生计，成为蒙古人社会贫困化的重要根源。所谓的黑地是民人占据不纳地租地的通称。即不管无有土地契文书，凡是那些耕种蒙古人土地，不向蒙古人交纳地租的土地均属黑地范畴。[12]这种黑地的出现关系到蒙地开垦的整个过程。其形成途径主要有：“从浮多地产生的黑地、从原佃汉户手中因典兑转租而产生的黑地、因蒙古人的逃亡或绝户而产生的黑地、光绪十七年金丹道暴动时产生的黑地、因抗租而产生的黑地、因典地而产生的黑地、有盗垦而产生的黑地”等。[13]此等黑地的出现，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蒙汉民族之间租典问题上的各种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的结果。长期的欠租和抗租过程中，往往出现失去生活来源而无法生存的贫困蒙古人。他们为了谋生，弃地逃亡他处，成为难民的情况较多。此等问题在当时的档案记载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各处风俗虽有不同，人心趋向总是一样为上者。要公正诚实居心，不是止在口舌笔墨就算[不明白，需要研究]办事了？我们蒙古自招民种地以来，因年岁久远，生齿日繁，蒙皇上天恩，恐怕民人恃众，欺压蒙古，所以设立地方官办事。我蒙古人生生世世，感念圣主之恩，只求民人不欺负，心愿足矣。但民人从前单身出口种地，原与地主议定租子，如今民人成家立业，开设当铺、烧锅，丰衣足食，都是蒙古地里得来。蒙古就到了十二分〔穷困〕之时，除租子之外谁肯格外给他分文。请看今日〔穷困之〕样子，谁富谁贫。况且民人之诡计多端，依仗声势，一呼百应，不比蒙古愚弱。贵府知道不知道呢？今年收成尚好，不意[该处省略，应为开当铺烧锅之民人姓名一一引用者]等，依仗开当铺烧锅，出入衙门，妄报没有收成。贵府见了呈子，虽不能亲自查看，也该差官查看，为何不辨真假，听了一面之词就行文免租？如今到了收租时候，地户众口一词，都说等地方官已经行文，不肯照旧交租。现在合旗[意为全旗一一引用者]官兵人等，都不得租子，数十万人口，将来必致冻饿难受。万一生出事来，岂不辜负皇上隆恩。如今贵府办差回来，已经多日，年成实有几分收成，想来查明报了上司。租子该收不该收，即速给发印文，本旗以便查办。此事正如来文内说，凡事按情按例才好，求贵府把穷蒙古人照着开当铺烧锅的人，一样看待，不但我扎萨克感激，就是皇上听见也是喜欢的了。现今十月将近，不便再迟，务必一面吩咐乡牌如何交租，一面知会本旗可也。[14]

该档案是喀喇沁中旗札萨克衙门蒙古文档案中保存下来的一份同治年间的档案文书。据该档案所记载的内容来看，该旗境内租种蒙古地亩的民人，与地方官吏勾结，在其庇护下，依仗其威，年景较好的年岁，仍以未收成为理由，抗租不交的前提下，该旗札萨克衙门致给平泉州衙门，要求民人交租的一份文件。该档案中，形象地分析了蒙古人贫困的实际，反映了地方官吏袒护甚至相互勾结所属民人，不查看真情，只听一面之词，行文免租，导致了全旗官兵等都未得租子，数十万蒙古人，面临冻饿之苦。为此，档案中特意强调“蒙古自招民种地以来，年岁久远，生齿日繁，蒙皇上天恩，恐怕民人恃众，欺压蒙古，设立地方官办事”之事。说明在蒙古地方起初设立地方官，是为了秉公解决蒙汉民族间的交涉案

件，并非是地方官与所属民人勾结，欺压蒙古人而设。但是，随着蒙地开垦的进一步深入，“从前单身出口种地，原与地主议定租子”谋生的民人，靠其蒙古地里得来的利益，已“成家立业，开设当铺、烧锅，丰衣足食”。相反，已放其传统的游牧生活，开始转为务农或把自己有限的地亩租给民人，专赖地租，维持生存、应付旗内各种徭役的蒙古人，到了贫困边缘。对于该阶层的蒙古人来说，地租项是他们唯一的依靠。租种地亩方的民人，若不交租，却意味着他们对生存的无奈，意味着他们弃地逃亡的开始。

光绪九年（1883）喀喇沁左旗一份蒙古文档案，如实地反映了租典问题引起的蒙古人的贫困化以及无法生存的苏木箭丁逃亡他处谋生的真实的情况。

下面是该档案的具体内容：

erusutu-yin čiyulyan-u ded terigün qaračin-u erasay ulus-un tüšiy-e gong qušiyun-u kereg-tür tusalayči tabunang Maqabala tan-u bičig .Re he (热河)-yin qušiyu-yi erakiruyči sayid-du bariba. yuyun medegülkü-yin učir ,edüge man-u qušiyun-u tabin yurban sumun-u dangsan-du alban bariqu arad olan-iyar ireerü ergügsen bičig-tür,ulamerilan degegši medegülerü alban bariqu ba ami eriyuqu amidural-i olyoeru ögkü öröšiyel-i yuyun medegülkü-yin učir erte-dü tabin yurban sumun-u arad biden-dü qušiyun-u yaerar-ača alban-u tariy-a olyon ögküi-dür kürtegsen yaerar anu nigen door-a bayiqu busu tula yaerar-un oyir-a-bar irgen-dü daruly-a eroyos ügei-ber türiyesülen ögčü mü-yin toy-a-bar türiyesü idegseger ireged edüge-dür tariyačin irgečüd qarin tariy-a-yi öber-ün köröngge adali yadayši yegülen dangnaeru eroyos keregleged türiyesü-yi sayiqan tušiyaqu ügei mongyolčud bide čayan yuursutu tariy-a-ban daruly-a ügei-ber gerelen ögkügsen bayital-a tariyačin irgečüd mongyol-un tariy-a-yi taba dur-a-bar eroyos kereglekü-ber jlj baran önö degen türiyesü abqu kiri-dü sayin čay mayu čay bolbaču san qi er ba(三七二八) kemen yaršiyalayad qubi toytayaeu sayi türiyesü-yi ögkü degen ögkügsen nige dou(斗) narimu-ača aday tayan qoyar sheng čayan amu yarqu ügei tulada amu-u quyučay-a-bar bodosuyai kemeküle quyučay-a-ača qayas uquriyulerü ögkü degen eroyos-un üeregülkü ügei gan fen(干粉) xian ma(线麻) tambaqu(实为 tamaki,烟) ererge yayum-a-yi qatayaeu ün-e-ber bodoeru öggümüi. öčüken arad bide tedeger luy-a yosa keleleşügei kemebesü teneg bidener irgen üge-yi keleerü čidaqu ügei tulada tedeger-ün yašiyun-i küličen amsaysayar odo amiduraqu ary-a eram tasuraeru üküküi-dür kürčüküi.yayun kemeküle nigen sumun-du bide nigen erayun tabin erüke-ber qušiyun-u aliba čay-un alba-yi barimui . önö sumun dotoraki erarim arad idekü emüskü-ben oldaqu ügei učir-tu emes keüked-iyen dayayulerü Ba hu(八户) ererge-yin yaerar-iyar oryon yabuysan-iyar arban kömün-ü alban-i kedün kömün bariqui-du emes keüked-iyen qudaldun araleribaču güyichekü ügei ese baribasus qariyatu erakiraqu eralan erangki-yin šidkekü-eče erayilan čidaqu ügei tulada ary-a ügei degen mölkön ireerü širyuleri-yin metü amin-i aburaqu bolbau kemen olan-iyar öröšiyel yuyuqu bičig-i ergün bariba kemeerüküi. erasay tusalayči bide-nar meküyerü sanabasu ,qariyatu irgečüd kerem-ün yadan-a yarču ireged mongyolčud-un čayan yuursutu tariy-a-yi türiyesülen tariyad ügeyigü mongyolčud-i qoordayan ügei türiyesü-yi sayiqan tušiyabasu erokiqu bayitala eyinkü yačiydayulerü darulaqu anu üneker nidün-dü čayaeu qauli ügei boleruqui. egün-i ese učir-i yaryaeu medegültel-e qušiyu sumun-u dangsatu albatu-nar neyiteber oryon yabuqui-dur kürkü-eče maši ayun bolyomerilaqu tula öröšiyel-i yuyun medegülümüi. oldaqu qoyiši amban-u yaerar-a kina toytayaeu nigen qušiyun-u ügeyigü arad-i teeriyen kömüerigülkü-dü baqatai kešig-i nekegerü sayišiyaltai irögeltü-yin on-du yeke eruryan-ača erarlan iregsen dolon erüyil-ün qauli-yi bayičalyan qariyatu erakiraqu Jian chang xian (建昌县)-u xian-u medegči Ta zi gou(塔子沟)-yin keltes-ün tüšimel-dü yabuylulerü qariyatu erakiraqu Xiang pai(乡牌) She(社)-yin dotoraki irgečüd-dü mongyol-un türiyesü-yi sayiqan tušiyalyaeu tariy-a-yi yadayši yegülen dangnaeru eroyos kereglekü ba ed küčün-degen erdüerü

mongyol-un nutuy qašiy-a-yi alban tariyad qudaldun abqu kiged türiyesün-ü tölögө eldeb еrүйил-үн
yayum-a ögкү-yi negemüsün еrohsoyaqu uqayulqu bičig yaryalyaеru tasulan toytayan šidkebesü
nigen qušiyun-u kedün түмен еrүке-yin kedün түмен ama yeke bay-a бүгүдегер-түр boyan
bolom böged qušiyu qoyorondo-yin alban kereg odo dab dub bolqu-yi kečiyen bodoеru uçir-i
yaryaеru örөšiyel-i yuyun medegülür-e еrasay-un tamay-a daruysan bičig kieүü bariyulba

badarayultu törө-yin yisüdүger on еrun-u terigün sar-a-yin qorin dörben-a.[15]

汉译如下:

卓索图盟副盟长喀喇沁札萨克辅国公玛哈巴拉^②等致给热河都统之文。恳求呈报之事，今，我旗五十三个苏木档户、差丁等众人呈文，恳请转报都统，施恩予以当差、谋生之路。早在的们五十三个苏木之人，向旗衙门分得差丁地时，所受之地亩并不在一处。为北，看其地亩之远近，没收押钱，租给民人，按亩数吃租多年。如今，农耕民人则其所种地亩，犹如自产，私自倒兑、典当，还钱使用，并不好好交纳租。我们蒙古人将自己白楂地^③，以无押钱，写给民人垦种，民人不仅私自典当还钱，而交租时，不顾年景好坏，刁难分定地租为三七、二八后才交租。所交之一斗小米不出两升白米，故，要求按米时价交租，仍折其时价一半，亦不给现吊，或以干粉、线麻、烟等折价，清算地租。我们虽想力争说理，但不会说汉语而忍气吞声、忍受其苦难，至今无处可寻谋生之路，已到绝境。我等以一百五十户为一苏木，当旗内各种差。如今，部分苏木箭丁，无法维持生活而携眷逃至八户等处觅食。所以，原为十个人的苏木差务，如今分到几个人头上，即使贩卖妻儿也无法应付，如不应差，则逃脱不了扎兰、章京之处罚。所以，实无计策，只为求生，众人呈文，请求施恩。札萨克、协理等伏思，所属民人等，来自口外，租种蒙古人白楂地，理宜不亏贫乏蒙古人，好好交租。然，如此欺压刁难，实目无法律，若不如实呈报，恐苏木档户、差丁皆为逃生。为此，请恩呈报。若允准，都统衙门审定，施赐寄养一旗贫乏蒙古人，如重查嘉庆年间理藩院下达的七种法律，传致所属建昌县县知、塔子沟通判，令所属乡牌等，严管所属社民，善交蒙古地亩租，严禁倒兑、典当蒙古人地亩以及依仗强势购买蒙古人土地、家院和以杂物充当租子等。实为，一旗几万户几万口老少蒙古人之福。为一旗安稳着想，如实呈报求恩。

光绪九年初月二十三日。

该档案记载，应验了 19 世纪上半年亲历蒙古地区的法国传教士古伯察（1813-1860）所描述的情景：

契丹人善用心机和喜欢骗人！他们开始时表现得很好，但没有坚持多久。20 年前，有几家人前来要求我们接纳他们。由于他们很穷，所以大家便允许他们耕种土地，条件是他们每年收获之后，都要向当地台吉们交纳一些莜麦面。其他人家慢慢也迁来了，他们也破土开窑以栖身，这一山口很快就开满了空洞。在开始时这些契丹人（指汉人）性情善良和恬静，我们如同兄弟一般共同生活。……和平局面没有坚持多久，他们很快就变得不守本分并作出欺骗行为了。他们不是满足于已出让给他们的东西，而是随心所欲地扩大其耕地，一声不响地夺占了许多地盘。当他们富裕之后，就再不想我们交纳已经谈好的莜麦面了。当每年去向他们索求地租时，他们便对我们大肆谩骂和诅咒。但最可怕的是这些作恶的契丹人还行窃，他们抢走了在蜿蜒的山沟中离群的所有山羊和绵羊……。 [16]

“只是在某些罕见和特殊的情况下，蒙古人才能成功地胜诉中原人。在一般的事态发展中，他们到处和始终都会被其邻居们欺骗，这些人以大量阴谋诡计而最终使他们变得穷苦。” [17] 无法生存的穷苦蒙古人则丢失家院，流落到他乡谋生。

这样转租和兑倒以及长期的欠租和抗租的过程中，原为蒙古人的土地，逐渐转移汉族移民手中，蒙古地区则出现了大量无法生存的穷苦百姓。

二、早期蒙古人的北迁——以迁居郭尔罗斯公旗外旗蒙古人为中心

现有的研究表明，卓索图盟喀喇沁、土默特和昭乌达盟南部蒙旗，开垦引起的早期蒙古人的北迁乾隆年间已经形成一定的规模。嘉庆和道光年间进一步扩展，形成了大规模的迁徙流动。[18]由于资料所限，难以得出迁居在科尔沁等地喀喇沁、土默特等南部蒙古人的具体数字。只是通过零散的档案记载，了解其中的一斑。然而，部分档案中出现的记载在前期研究中也不同程度地被利用。为了避免研究中频繁出现的重复现象，本文主要以移居郭尔罗斯公旗外旗蒙古人问题为中心，研究在前人成果中没有涉及到的或未能系统研究的几个问题进行阐述，从而展示早期蒙古人的北迁对蒙古社会带来的影响。

郭尔罗斯部为元太祖哈布图哈萨尔之裔。明末清初游牧于嫩江与松花江合流之西岸。后金天命至天聪间，首领布木巴和固穆兄弟先后率所属归降后金。崇德元年（1636），编固穆所属为一札萨克旗，固穆为札萨克辅国公，职爵世袭。[19]札萨克辅国公旗是郭尔罗斯前旗，相当于今吉林省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长岭县、德惠县，农安县、乾安县的全部和长春市的一部分。

郭尔罗斯前旗，位于哲里木盟东端，松花江西岸，属松嫩平原的一部分。由于良好的宜农宜牧的地理环境，吸引着内地农耕民人和南部喀喇沁、土默特等早期农耕化的蒙古人。“乾隆中直隶、山东人出关就食，流寓旗地，渐事耕种”。[20]长春厅境本属“蒙古郭尔罗斯前旗游牧地也，乾隆时，以垦荒民户，安土重迁，遂有借地养民之举。”[21]这些汉民是自己流入的，至于该旗招垦，则始于乾隆末年该旗札萨克恭格拉布坦时期，“乾隆年间镇国公恭额拉布坦私招内地民人张立绪等垦地”[22]，“查长春府及农安县辖境，本系蒙古郭尔罗斯公牧场，因郭尔罗斯札萨克公恭格喇布坦于乾隆五十六年，将该牧地放与流民垦种。”[23]

内地农耕汉族移民的脚步同时，或更早些时候，早期农耕化的蒙古人，已经迁居该旗境内从事农耕。据蒙古文档案记载，喀喇沁、土默特等旗蒙古人，北移郭尔罗斯公旗的跨旗流动，早在乾隆四十年（1775）开始，并在该旗境内开垦种地，约有近百年的历史。[24]道光十九年（1839）清政府规定的“私招别旗蒙古及别旗蒙古越界将公中牧厂开垦租佃者，系台吉革职，三年无过，方准开复。管旗章京等径行革职。平人鞭一百，其应募者同罪。失察之札萨克及协理台吉，照私募开垦之例，减半科罪。倘知情不举，照本例治罪”[25]的条例本身，说明道光年间蒙古人的跨旗流动，形成一定的规模，成为蒙古社会一个棘手问题。迁居郭尔罗斯公旗境内开垦种地的外旗蒙古人的迁徙流动，一直延续，迁居者继续增多。同治七年（1868），该旗境内外旗蒙古人已有近二千户。[24]

据蒙古文档案记载，同治六年（1867），出现驱逐郭尔罗斯公旗境内开垦种地的外旗蒙古人的事情。[26]为此，各旗遣往官员郭尔罗斯公旗，调查居住在该旗境内开垦种地的蒙古人。喀喇沁左旗曾派遣梅伦宝喜（bao xi）和八户扎兰乌齐拉图（učaraltu）等两部人员，调查迁居郭尔罗斯公旗境内开垦种地的喀喇沁左旗蒙古人。[27]

meyiren ɛrerge Bao xi-ber tušiyaysan-i dayaɛru ,man-u qušiyun-ača yorlos gong-un qušiyun-a tariyalan sayuysan tarqamal arad-i bayiçayan quriyameɛrilar-a ilegegsen uçir-i yaryaɛru uruyši biçig bariɛru medegülkü anu öçüken man-u bey-e-yi uridu dörben sara-yin arbad-iyar yorlos qušiyun-a kürçü irekü-yin üy-e-dü ,qariyatu qušiyun-eçegen olan çerig-ün arad çuylayuɛru yadayši-ača oroɛru tariyalan sayuysan arban doloɣan qušiyun-u arad-i čöm nigen door-a küçüten kögeɛrü yaryamui kemeɛrü bayiysan anu darui dayan çerig-iyen tarqaɛruqui. tamayatu biçig tušiyaqu-yi busu kedün qušiyun-ača quriyameɛrilar-a eçikü boi tula tüdegeɛren küliyeɛrü bayital-a çiyulyan terigün-eçe yorlos gong-yin yamun-a tušiyaqu nigen duytoi tamay-a-tu biçig Ji lin jiang jun-dü tušiyaqu basa nigen duytoi tamay-a-tu biçig-i nigen ɛrangkin ɛrerge-tai ɛringseten-iyer kürgeɛrü iregsen-dü öçüken bi tamay-a-tu biçig-i abçu üɛrebesü tabun qušiyun-u tarqamal arad-un uçir čöm yaryaɛru bayiçu-yi qayulun abuyisan iroyal-i bariqu-ača yadan-a man-dur tušiyar ilegegsen tamay-a-tu biçig-i yorlos gong-un yamun-a abaçiɛru tušiyabasu Ji lin jiang jun-u emün-e-eçe iregsen elçi Quan de yin-dü uçarayuluysan-du Quan de yin ɛrakiɛru tan-u nigen çiyulyan-u kedün qušiyu-ača arad-iyar quriyameɛrilar-a tüšimed-i beledken küliyeɛrü

bayıydun kemen ɛrakıyalan qoɛrim basa küliyelgekü tamayatu bičig bahulhan quşıyu quşıyun-ača čuyta iregsen čay-tu tarqamal arad-i bayičayan taniyuleɽu quriyameɽılan abčıraɽu barımdalan ɛrakıtuɽı kemen nigemüsün küliyelgeɽü bayital-a Ba hu-yin sula ɛrangki Batubayar-du tuşıyan ilegegsen noyan-u ɛrakıy-a bičig-t]r busu quşıyun-ača uruyşı uruyşı yosu yarıyaɽu bolqu ügei kemegsen ɛrakıy-a-yi neng ülemeɽi bolıyomeɽılan küliyeɽü bayıqu ene čilügen-dü man-u quşıyun-u tarqamal arad-i narıbčılan bayıčayabası nayan erüke yarum bayımuı, üneker tulıyaɽu [gkü bolbası nıgen door-a abačıqui-dur yekel-e ɛrobayuri-tai boı . edüge kedün ɛılün dotor-a olan-ıyar čerig dayın yarču kedün amin qulayai-yin kereg yaruyad uday-a uday-a kögeküi-dü tariy-a tömösö-yi amur-ıyar quriyameɽılayuluysan ügei olangki-ni yekel-e yadangki köğšin emkegtai bolɽu bayıqu kiged busu quşıyun-ača iregsen čayta kerkin toytaqu-anu mayad ügei tulada yaɽar qola deger-e iregseger edür udayɽu bayıqui-dur üneker ayun emiyemji, egünü tula učır-i yarıyaɽu medegülkü bičig kieɽü qayulun abuysan tamay-a-tu bičig-ün iroyal-tai qamtuda sula köndü čoyıɽab-i egegülün ɛrarueɽu bariyulba.

börintü ɛrasayči-yin doloduyar on ɛruryan sara-yin arban dolon-a

汉译如下：

梅伦宝喜遵行调查收回我旗（即喀喇沁左旗）居住郭尔罗斯旗境内开垦种地的蒙古人事宜，呈报上文。卑职等，于四月十天左右，来到郭尔罗斯旗。时值该旗聚集众兵丁，将要强制驱逐居住其境内开垦种地的来自十七个旗的蒙古人，并立即解散兵丁。转交印信之际，听说仍有几个旗派人收回各自所属蒙古人的消息，正在犹豫等待中，有个章京送来了盟长致给郭尔罗斯公衙门的一封印信和咨吉林将军的一封印信。卑职将有关迁居他旗五旗蒙古人事宜抄录底稿的该信以及自己带来的印信，一并呈交给郭尔罗斯公衙门。此时，让我们见到了吉林将军处前来的使者权大寅。权大寅吩咐让我们选取官员，准备等待收回迁居他旗的蒙古人。后又补了等待的印信，等齐各旗前来，一并查认各自所属蒙古人，收集管理。正在等待之际，八户闲散京章巴图巴雅尔送来所属诺彦吩咐的有关不许他旗之前定章程的信件。谨慎等待中，详查我旗蒙古人，并查清有八十户。果真按数交给，难以一次性带回。近几年，连续出现战乱、盗贼、命案等，一次又一次地被驱赶，影响农耕，致使出现大多数贫困者，加之年迈体弱者，又不知别旗将定章程如何，路远、前来已久，实为恐惧。为此，专写呈报上文，抄录印信底稿一起，给闲散昆都却继扎布转交。

同治七年六月十七日

该档案清楚地记载了梅伦宝喜前往郭尔罗斯公旗调查居住该旗境内开垦种地的喀喇沁左旗蒙古人的时间是同治七年（1868）。查出的居住郭尔罗斯公旗开垦种地的喀喇沁左旗蒙古人，共有 84 户，536 口。[28]而详细记载了迁居蒙古人的户主名、原籍和所属苏木、现居住地、现有的人身隶属关系等。当时 84 户蒙古人，均寄居在郭尔罗斯公、台吉或普通蒙古人名下开垦种地。说明当时居住郭尔罗斯公旗境内开垦种地的二千余户外旗蒙古人，大部分没有承名立业，仍过着依亲就食或寄人篱下的生活。《大清会典事例》也记载，同治六年（1867），郭尔罗斯公属台吉所招越旗种地承名有业者 571 户，其喀喇沁等私相援引，依亲就食暨夥种地亩者共 1 078 户。[25]

由于资料的缺乏，难以得出居住郭尔罗斯公旗境内开垦种地的其他蒙旗蒙古人的详细情况。喀喇沁左旗蒙古人户口登记档，对于同治年间居住郭尔罗斯公旗境内开垦种地的近二千户蒙古人来说，有非常典型的意义。

同一年，八户扎兰乌齐拉图(učaraltu)查出的居住郭尔罗斯公旗开垦种地的喀喇沁左旗蒙古人共 67 户，461 口。[27]乌齐拉图查出的该 67 户蒙古人，除了居住大阿雅嘎图艾拉(yeke aya ɣatu-yin ayıl)已有二十余年的嘎拉桑(ɣalsang)，居住额日苏和套布(er-e süke-yin tobo)的忙达和居住六家子(ɛru ɣanger)已有四十余年的大宝(da bao)等三户以外，其余均为梅伦宝喜(bao xi)查出的 84 户蒙古人的一部分。但是，乌齐拉图(učaraltu)查出的 67 户蒙古人的情况，比宝喜的记

载更详细和具体。该 67 户蒙古人的迁居地方、寄居蒙古人以及原籍和所属诺颜、苏木的记载与上述档案内容基本一致。该档案记载中出现的居住郭尔罗斯公旗境内开垦种地的喀喇沁左旗蒙古人，居住时间最短者为七年，最长者为八十余年，并有居住十几年、二十余年、三十余年、四十余年、五十余年、六十余年和七十余年等。说明，北迁蒙古人跨旗流动，自从开始以来一直从未间断，每年有一定数量的南部蒙古人，流入到北部蒙旗，加速迁居地区的农耕化历程。另一方面，该档案中出现的 67 户蒙古人大部分寄居在窝铺或窝棚，即蒙古语的套布（tobo），这些为后来科尔沁等地套布或窝铺、窝棚等命名的蒙古人村落社会的形成打下了基础。

三、郭尔罗斯公旗境内外旗蒙古人的生活

来自农耕汉族移民的影响，生活在喀喇沁、土默特等南部蒙旗的蒙古人，逐渐被卷入蒙地开垦引起的农耕化的浪潮，经受蒙古地区从未有过的“商品交易、货币交易、高利贷”等剥削，最后，“作为生产基础的牲畜，遭到掠夺。”[3]“既无可耕之地，又无可牧之厂”[29]，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牲畜，在当地无法生存的蒙古人，被迫选择了流落到其他蒙旗的谋生之路。迁居郭尔罗斯公旗的外旗蒙古人，是北迁蒙古人社会的缩影。然而，他们在移入蒙旗的生活，并非一帆风顺，遇到了很多挫折，经受了无数的压力。正如日本学人田山茂分析的那样，即使逃亡别旗，也没有摆脱“被视为外来人而遭受当地人冷眼相待”[3]的命运。喀喇沁左旗一份蒙古文档案详细地记载着迁居在郭尔罗斯公旗外旗蒙古人的遭遇。下面是该档案的具体内容。

yorlos qušiyun-du tariyalan sayuysan tus qušiyun-u boyol arad-un emün-e-eče Bayiqu、 Ba shi san kičiyenggüyilen sögödcü gegeken Tngri metü gong noyan-u yamun-a bičig ergüerü olan arad-un širiyuleri-yin amin-i aburaerü toytaniyulun amur aerü törögülkü tümen öröšiyel-i yuyuerü mörgön medegülkü-yin učir arad man-u ebüge ečige-yin üy-e-dü emün-e yorlos gong- ün qušiyun-a oroerü tariyalan sayuysan-i kelesbesü Tngri-yin tedkügsen döčidüger on-ača inayši tariyalan sayuysayar erayun šişam on boleerü yadanaki arad qoyar mingy-a šişam erüke boleerüqui. eril büri-yin tariy-a-u türiyesü-yi abču sayuysan eered eered-tür öčüken tedüi dutayuluysan ügei-ber tušiyaysan-ača yadan-a törö gereltü-yin arban yisüdüger on-du gong noyan-u erakiy-a qušiyu dabaerü iregsen olan tarqamal arad-i nigemüsün toytayulumui oyto kögekü ügei kemen erüke-yin kiri-ber gong noyan-du mönggö ergügdün kemeküi-dür arad bide terigün erüke arban lang ded erüke tabun lang aday erüke yurban lang beledken bariba. mön qorin nayimaduvar on-du kürčü čiyulyan terigün-ü yaerarča bayičayayerü kögemüi kemekü tula ta olan-i öröšiyel yuyuerü sayulyasusayuyai kemen ilyal ügei-ber erüke büri-eče dumdadu toya-bar dörben mingy-a eriryuyan erayun eroyos quriyan abuba . basa törö gereltü-yin qorin tabuduyar on-ača ekilen bürintü erasayči-yin dörbedüger on kürtel-e čerig-ün örtege bayiyluluyad terge mori künesü süyitkel kemen man-u olan tarqamal arad-i ilyal ügei amalan erüke büri-eče yaryaysan eroyos dumdadu toya-bar qošiyad tümen mingy-a barayaba. ene alban-i ese tušiyaysan-i basaču kögemüi kemeküi-dür arya ügei öber-ün yaerar-un bay-a say-a nutuy tariy-a-ban čöm süyidgedeg yorlos qušiyun-u yaerar-tur nemerleerü amiduraysan tula negüerü čidaqu ügei-dür ügeyigüü inü keüked-iyen dangnay-a oroyulerü ene alban-i qašiba . ondo yorlos qušiyun-u arad nigečü eroyos yaryaysan ügei qoyin-a ene örtege-ü ene örtege-ü yabiy-a-bar gong noyan erarliy-iyar ererge dabšiysan bile. egün-i kelekü ügei tügemel elbegtü-yin arba nigedüger on-du Hong hu zi kemeerü yaerar oron-i tüyibegekü-dü gong noyan erakierü nutuy yadanaki-yi ilyaqu ügei she hui bayiylulerü qulayai-yi sergeyilegülgügsen-ü alban-i man-u olan tarqamal-ača yaryaysan nige tüme böged nayan mingy-a ,arad bide amiduraqu-ban tasulerü ene alban-i bürin-iyer beledken tušiyaba osoldabasu taşıyur erančin šidkekü-dür küerüküi ene čöm arad man-u olan öber-ün eered noyan dayan ene metü alba qašiyas ügei darayabar Hui-yi bayiylulerü šinedkemü kemeerü nutuy-ača bayanqudduy kemeči-yi she-yin terigülegči talbiyad eroyos ba aliba süyidkel-i čöm bayanqudduy quriyamerilan abuysan bile. tayieri sangbu bayanqudduy qoyayula-ača

bayiçayabasu nige nigen-iyer todorqai olan arad bide yorlos quşiyun-a amiduraeru bayiçu tula yambarba yaşıyun-i amsabaçu qorosoyşan yaerar ügei bayitala bürintü erasayçı-yin terigün on-du nigençü kereg ügei erüke bür-eçe lang nige çin mönggö abumui alıyurlan şiltay kelesü köke çiki-tei tariy-a-yi mal aduyuluyad ger-i ebdeerü tulumui kmekü tula kögşin inü kögşireged niq-a anu mölköeru çidaqu ügei-tür toloyai daruydan keüked-iyen qudaldueu ögkügsen kömün bayin-a. egünçe keltü ügei erilbüri samayun yarqu mayad ügei kemeeru nigen eril qoyar uday-a erüke ama ner-e-yi biçiglen bir-e çayasu kemen er-e bür-eçe tabuyad erayun quriyan abumui . beledkel kemen nige edür-e qoyar ayil-i biçiglebeçü qoyar yaqai alaeru eroyolomui üledegşen miq-a-yi ger tegen abaçimui eril büri erüke-yin toy-a-bar nayiman erayun buryasu qadayulun abumui . şitalay-a-yi çidal-un tengke-ber tegeeru ögkümüi. eribüri şinelekü-yin üy-e-dü küriy-e arilyaeru bayasu tegemüi edüi çineken alban-i eröriceşen yaerar ügei qaşieru bayitala quşiyun-u alban süm-e-ben elqai kemekü yaerar-a negülgeeru man-u tarqamal arad-iyar zhong wayar-i çöm yabayan-iyar damnayuleru negülgebe. zhongwayar qayarbasu toy-a-yin yosoyar ün-e eroyos-i barılan abuyad keçiyegşen ügei kemeeru qorim taşıyur erançıydun şidkegedbe . tuqai tuqai-yin alban-i yambar ayumşiy ügei erörçümüi öçüken tedüi osoldaysan ügei bayitala urerinun eril-aça inayşi odo kögemüi ger-i yaldamui köke çiki-tei tariyan-du mal oroyulqu erege-yin yaşıyun-du tulyaqu-dur arad bide bügüdeger gong noyan-u yamun-a dörben uday-a eçierü medegülbesü meyiren Ma shang ga Gewaraşi biçigeçi Keerigtü da tayieri Yang küi tan arad man-i gong noyan-du uçarayulqu ügei kögeeru qariyan yabuyulumui . yamun egüden deger-e udayan bayibas puu-bar qarbumui kemekü-dür okilaqu dayun tal-a dügürbe . yaşıyun nilbusu engger-dür dusuleru baraqu ügei arıy-a ügei erobayuri-yin tüyil-dür kürçü mügden(沈阳) yamun-a eçierü öröşiyel yuyuqu biçig ergübe . gong noyan luy-a esergüçlen erayalduşan boso yayça ünen-iyen medegülbe man-u yomodan-i tasulan şidkegedüi-dür Girin (吉林) yaerar-a tuşiaeru edüge boltala kilisten daruydaeru gindan-dur amui yambar yal-a-dur onoydayad qauli amsaeru bayiçu-yi medekü ügei mön tabuduyar on-du gong noyan Bo wang noyan-a eçierü olan tarqamal arad-i qulayai kemen medegülerü arilyamui kemegşen-dü Bo wangnoyan-u emüneçe Salingy-a ögedelekü kemegçi qoyar kiy-a-yi erarueru bayiçalayşan tuqai man-u arad-nar yomodan medegülbe . uçir-i bükün-i qoyar kiy-a lao ye(老爷)sonosçu erakişan anu tan-u olan arad kömün-ü yaerar-i eereleeru bolqu ügei . yayçaqu abuşan mönggö ba eroyos yarayşan el-e süyikel-ün eroyos-i anu ali edür ögbesü tere edür-e negüeru yabutuyai ger barişan qudduy erügşen yaerar bolbasurayşan erüyil-i yayakiqu-yi üereeru kelelçegdün kemen erakieru yabuba. Gong noyan edüge kürtel-e nigen üge-yin tedüi erakiqu ügei-ber ülü baran önö odo quşıyu quşıyun-dur negüeru qarituyai ,esegüle man-u quşıyun-dur oroeru ögkügdün kemegşen erakiy-a yarçu ireerüküi . olan tarqamal arad bide qulayai ügei bayiçad qulayai kemeeru şigürdegdeküyin yal-a-dur kürtel-e güdkegdegşen-i ilıyaburi yaruyadui deger-e quşıyu noyan-ıyan medekü deger-e kiri degen öberün quşıyun dayan alba barieru bayin-a. qayuçin kegür tobo çöm ntuy-dur şiroi-yin oboy-a boeru amui . yambar sedkil-iyer teden-u quşıyun-du oroeru ögkümüi. öröşiyeküle arad man-i toytayan aburaqu-yi ukilaeru tümente mörgöeru yuyumui . nudunun namur boloyad Girin-eçe Quan de yan ireeru arad man-u erüke ama-yi çöm bayiçayayad erakişan anu ünenkü şidurıy tariyalang-un arad sanaeri ,ta olan bedki üyimelçügdün . bi jiang jun (将军)-du medegülerü tan-u olan-i çayadqan ünen-i olıyulsuyai kemen Zhong nai 、 Man chang、 Tüşi、 Zheng yue、 Xiao jie 、 Buyantu、 Badaraqu、 Darerai、 Erkimeriyal、 Badar 、 Şaydarerab-nar-i dayayulun abaçieru şgün asayuyqu-dur beledkegdün kemegşen bile. edüge gindan-dur darueruqui nigegençü aman ayulerayulun asayuyşan ügei-ber ayiladqan toytaba kememü. Bide-ü yal-a alin-dur onoydaeru ene metü boluyşan-i medekü ügei . meyiren Maşangy-a、 Gewarşi、 biçigeçi Keerigtü、 da tayieri Yang küi、 ükeri da Bayanqudduy-nan Girin-u noyad xian

sheng()-üd lüy-a edür naran-dur ariki uuyuᠡᠷu buday-a iden söni Si tingkim deger-e kreg ᠡᠷöbdeᠡᠷü , öberün ger adali arad bide naran-i üᠡᠷekü ügei-ber amin sönökü-dür kürčü bayiqu tula eᠡᠳed noyad dayan širyuleᠡᠷin-ban širyuᠡᠷu tengkeregülün kögšin ᠡᠷalay-u široi ünesü emküᠡᠷü ükükü-yin ayul-ača aburaqu bolbau . edüge nigente ᠡᠷarliy toytaᠡᠷu arad man-i qušiyu qušiyun-dur negülgen abačiyulumui kemekü tulada ᠡᠷarliy-i dayauᠡᠷu duratay-a öberün qušiyun dayan negüᠡᠷü iremüi . yaγčakü öröšiyel yuyuqu anu arad bide-eče yorlos gong kedün uday-a kögekü ügei kemeᠡᠷü quriyameᠡᠷilan abuysan mönggö ba örtege ene alban ba qašiy-san ᠡᠷoyos kiged yaᠡᠳar qayalburilaᠡᠷu bolbasurayuluysan ger erüke bayiyuluysan oro ᠡᠷoliy-a-yi olᠡyayulun qayiralaᠡᠷu qoyiši amiduraqu alba qašiqu-dur tusatai bolyan öröšiyekü bolbau ,neng ilangyuy-a arad bide öberün gong noyan dayan alba bariᠡᠷu aqu tula öberün bay-a say-a köröngge-ben čöm süyidkeᠡᠷü yorlos qušiyun-u yaᠡᠳar tariy-a-du oroyuluysan tula ,ene mönggö ᠡᠷoyos-i ese olbasu nigen alqum amiduraᠡᠷu čidaqu ügei ölbereᠡᠷü üküküi-dür körkü tula noyad ketürkeiy-e öröšiyen aburaᠡᠷu ayiladqaᠡᠷu ögkүн širyuleᠡᠷi-yin amin-i tengkeregülün qayiralaqu bolbau kemen tümente mörgöᠡᠷü medegülün bariba .

bürintü ᠡᠷasayči-yin doloduᠡᠳar on-u dörben sar-a-yin qorin dolon-a.[24]

汉译如下：

替居住郭尔罗斯旗开垦种地的该旗蒙古人，白胡、八十三等下跪乞求呈文清天公诺颜衙门，请求救我等众户，蚂蚁般的生命，施恩予以安稳的生活。为跪呈之事，如说我等祖父辈，迁居前郭尔罗斯公旗，开垦种地，自从乾隆四十年开始，有近百年的历史。居住该旗境内外旗蒙古人亦有了近两千户。每年向其寄居者交地租，曾未欠租。道光十九年，公诺颜（即郭尔罗斯公）以让越旗蒙古人永居该旗，永不驱逐为名，命令各户，分等级，向公诺颜上缴银两。各户分摊的银两分别有：上等户十两、二等户五两，末等户三两。二十八年，以盟长处调查驱逐为名，替众人乞求，恩准居住为由，未分等级，每户平均收了四千六百钱文。道光二十五年至同治四年，以添设驿站所需车马粮草费为名，仍未分等级，外旗人每户分摊了二万千银文。又令不缴者驱逐。挥霍自己故土微薄的田宅，寄居郭尔罗斯的众户蒙古人，无法迁回，无奈穷者典当子女，应付此差。然而，郭尔罗斯旗蒙古人，未出分文，公诺颜却以此为功，晋级爵位。不说这些，咸丰十一年，红胡子（即土匪）扰乱地方时，公诺颜不分内外，设立社、会，防范贼匪。为此，我等众户蒙古人被摊钱文一万八千。我等已断生路，一一缴齐所有差，如有违者，则受鞭打惩罚。此为我等众户，对自己所属诺颜没有尽到当差责任而应受的罪孽。嗣又复立会社，让该旗巴音胡都格当为社首，所需钱文和差费，亦均由巴音胡都格收齐。若查询台吉桑布和巴音胡都格等二人，事情自便清楚。我等因寄居在郭尔罗斯旗境内，受何等苦难，亦曾未有过怨恨。但是，同治元年，该旗无故向每户收银一两一钱，如有怠慢，在其青田（田地）内放牧，毁其房屋。因老的老，小的小，无奈忍气吞声有卖孩子者。另外，以防范每岁有可能发生的紊乱为名，一岁查二次户口，每岁收纸张笔墨费每人五百钱文，并以准备为名，一天登记两户，吃两头猪，剩下的带回家。每岁每户收八百捆柳条，并各尽所能拉送柴禾。每遇新岁，打扫院落，拉运粪土。如此多的差徭，从未违反。但是，将该旗寺庙迁移额勒黑（地名）的时候，让我等众户蒙古人，步行担挑砖瓦，如运途中损坏砖瓦，按数赔其钱，并以不谨慎为由，被罚二十鞭。此等差役，岂敢不服役。但是，自从前年开始，遭遇被驱赶、烧房屋、放牧践踏青田等苦难，我等曾前往四次欲报公诺颜，但梅伦玛尚嘎、格瓦拉喜，笔贴式和吉格图，台吉杨辉等，不让见公诺颜，驱逐赶回。如在衙门门口停留稍长，就开枪威胁。到处哭声不断，难以忍受苦难，赴沈阳上文请求赐恩。并非抗告公诺颜，只上呈事实。未给解决苦诉，却被送到吉林，被冤枉入狱，不知何罪。五年，公诺颜前去博王旗，向博王诺颜呈称越界种地各蒙户为盗贼。博王派遣撒灵嘎、乌格得勒呼等两名侍卫，调查事实。我等向两名侍卫苦诉。他们吩咐我等，不要占居别人的地，等收回银钱和费用，就立即迁回。并嘱咐盖房、打井、垦成熟地等如何解决要商定。公诺颜，如今一句嘱咐都没有，反而下达勒令迁回各该旗或令其入郭罗斯籍的命令。未给解决我等越旗蒙古人被诬蔑盗贼之事，加之，只要知道所属诺颜者，尽可能服其苏木阿拉巴。而我等祖坟在原籍，堆成土堆，

哪有心思安置于郭尔罗斯旗。下跪乞求施恩救助安定我等众户。去岁，秋，权大寅，从吉林前往该处，一一调查我等众户户口，并吩咐尔等实为忠厚务农者，请尔等不要聚集滋事，将上呈将军给尔等澄清实事，并吩咐忠乃、满昌、图喜、正月、宝音图、达尔赛、额日很吉日嘎拉、巴特尔、沙格都尔扎布等人，为审讯准备。如今，此等人却被压在监狱，而未经核实，并予以定罪。我等不知何罪，至如此地步。梅伦玛尚嘎、格瓦拉喜，笔贴式和吉格图，台吉杨辉，牛达④巴音胡都格等，与吉林官吏、先生等一起，白昼吃喝，晚上在司厅商榷事宜，如同自家。我等众户，日不见光，致使亡命之地步。为此，乞求诺颜救助我等蚂蚁般的生命，免除老少饿死之苦。如今，由于命令各该旗将领回我等众户，遵旨情愿迁回各该旗。只求施恩，还给郭尔罗斯公几次以不驱逐为由所收之银钱、服驿站等差费和垦成熟地、盖建房屋等费用，俾之有益于今后生存与当差。尤其，我等众户，为自己所属诺颜当差，已将自己微薄资产，尽投于郭尔罗斯旗田地，若不能收回这些银钱，即将面临无法生存，使致饿死。乞求诺颜，施恩救助我等众户蚂蚁般的生命。为此，下跪呈文。

同治七年四月二十七日。

该档案记载，是迁居郭尔罗斯公旗境内开垦种地的外旗蒙古人生活的写照。他们的迁居流动，自从乾隆四十年（1775）开始以来，前后经历嘉庆（1796—1820）、道光（1821—1850）、咸丰（1851—1861）、同治（1862—1874）等几朝，已有近百年的历史。在此过程中，迁居该旗境内外旗人，不仅承担在其原籍蒙旗的各种苏木阿拉巴⑤，而且在其移入蒙旗亦摊各种差役，并向郭尔罗斯旗公诺颜交了差役以外的以各种借口索要的银钱。如道光十九年（1839），公诺颜（即郭尔罗斯公）以让越旗蒙古人永居该旗，永不驱逐为名，向众户索取之银钱，上等户十两、二等户五两，末等户三两。二十八年（1848），以盟长处调查驱逐为名，替众人乞求，恩准居住为由，未分等级，每户平均收了四千六百钱文。道光二十五年（1845）至同治四年（1865），以添设驿站所需车马粮草费为名，仍未分等级，外旗人每户平摊了二万千银文。据该档案记载，迁居该旗境内的蒙古人均为租种郭尔罗斯旗蒙古人的土地，寄居在该旗公、台吉或普通蒙古人名下，按时交租，从未出现拖欠、欠租，或增垦地亩等，蒙汉民族租典关系中经常出现的不良现象。所以，吉林将军处遣来的调查官员权大寅，对他们的评价是：“尔等实为忠厚务农者”。即便如此，最终也未能摆脱被驱逐、房屋被烧、田地被践踏的命运。

四、驱逐郭尔罗斯公旗外旗蒙古人的始末

由于资料所限，无法得知驱逐郭尔罗斯公旗境内外旗蒙古人事件的起因。但是，其根本原因仍取决于原籍者和移入者之间产生的生存利益的争夺，如垦殖与牧草之间的矛盾、土地纷争、差徭纠葛等。这对于世界上任何地区、任何民族来说，都有共性的矛盾，在郭尔罗斯公旗境内生活的原籍蒙古人和外来蒙古人之间，又一次得到了验证。《清实录》和蒙古文档案中出现的相关的零星记载中，可以了解该事情的始末。该事件自从同治六年（1867）开始，持续一年之多，同治七年（1868）十月，得到解决，情愿回去的各该蒙旗派员领回，不情愿回去者，据吉林将军富明阿所拟章程妥善安置在郭尔罗斯公旗境内。

在领回迁居郭尔罗斯公旗境内种地蒙古人问题上，各蒙旗王公札萨克和朝廷官员之间，意见不一致。同治六年（1867），吉林将军富明阿等奏：“查明喀喇沁等蒙古越界种地，现拟设法安置。”得旨：“著理藩院转饬该王公等，按照富明阿所拟章程妥为办理，其余未尽事宜，仍著富明阿详细筹办。”^[30]据蒙古文档案记载，各蒙旗方面认为：“居住在郭尔罗斯公旗外旗蒙古人，在其所属蒙旗典卖土地，失去生活来源，无奈迁居该旗境内，出押租钱文，交租种地，并非强占，若令其迁回，将出现几千户蒙古人无家可归的事情。应令各旗派官员前往郭尔罗斯旗，共同商定迁居该旗境内种地蒙古人事宜。”^[26]下面是该档案的具体内容：

Čiyulyan-u terigün qaračin-u ɛrasay törö-yin dügüreng ɛryün wang-un bičig čiyulyan-u kereg-i tusala šidkegči qaračin-u ɛrasay ulus-un tüšiy-e gong qušiyun-u kereg-tür tusalayči tabunang maqabala tan-a ilegebe . yabuyulqu-yin učir , önöken ɛjirim-un čiyulyan-u daruy-a qorčin-u ɛrasay qušui darqan čin wang-un yaɛarača iregsen tamayatu bičig-tür yorlos gong-ün

qušiyun-dur tariyalan sayuysan tarqamal arad-i kögemui kemen ɛʔaryu boloysan kereg-i šidkekü uçir ɛʔarlan iregsen-i nigente čiyulyan-u dotor-a medetügei kemen yabuyuluysan-i dangsan-a temdegleɛʔüküi. bayiçayabasu yorlos gong-ün qušiyun-dur tariyalaysan tedeger albatu-nar bolbasu yayça nigen qušiyun-u albatu-yin tedüile busu,olan qušiyun-u albatu-nar čöm boi böged yorlos gong-ün qušiyun-a negün odču tariyalaqui-dur tus tus daruly-a ün-e yaryaeɛʔu türiyesü tušiyān sayuysayar nigente on udaeɛʔuqui .oyto qüčürken eɛʔelegsen busu. qariyatu gong-ün qušiyun-ača aliba alba tulyan yačiydayuleɛʔu ɛʔobayuri-dur kürgegsen-iyer öber-e kreg-ün sedüb egeren kögemüi kemegsen-inü yeke yoson luy-a angkida neyilelčekü ügei böged edügeki ɛʔirim-un čiyulyan-u daruy-a-yin yaɛʔarača ulameɛʔilan ilegegsen bičig-tür kirin-ü ula-yin ɛʔerge yaɛʔar-i sakiyči ɛʔangerun-u ayiladqaysan-u dotor-a darui sayin čidaltu sayid-i yaryaeɛʔu olan čiyulyan-u daruy-a qušiyun-u yaɛʔarta kürčü naribčalan bayiçayan temečeldeki ɛʔyalduqu-yi bayileɛʔay-a kemeɛʔü aqu-dur ɛʔüyi-inü ene uday-a tus tus-un qušiyun-ača tüšimel amalan ilegeɛʔü qariyatu tarqamal arad-un bey-e uy-tur nutuy yaɛʔar-iyān araleɛʔin süyidkeɛʔü daruly-a ɛʔoyos yaryaeɛʔu türiyesü tušiyān amidurayasayar on uday-san-ba odo tedeger arad erüke ama olan üreeɛʔiged negüɛʔü ireküy-e berketei kemekü-čü byituyai tus tus-un köröngge yaɛʔar anu busu mongyol irgen-dü oroysan-i yoso ügei-ber gedergü abču ülü bolqo-dur qarin kedü kedün mingyan erüke orošiqu oro ügei yaršiy tübeg boqu. aliba uçir-i büridken yaryaeɛʔu qoyišita bau nota toytayabasu ɛʔokiqu-yin tula qušiyu qušiyun-ača tüšimel ɛʔingseten ilegekü-ber toytayan yabuyulba .kürügsen qoyin-a urid qoɛʔid-un ɛʔarlan ilegegsen bičig-ün uçir-i üɛʔeeɛʔü qariyatu qušiyun-ača tüšimel ɛʔingseten amalaɛʔu yorlos qušiyun-a ilegeɛʔü qamtu neyilen bayiçayan toytayan šidkegüleɛʔü olan tarqamal arad-tur tusa bolyaqu-yi madetügei kemen čiyulyan daruy-a-yin tamay-a daruysan bičig kieɛʔü šiyardan ilegebe.

bürintü ɛʔasayči-yin ɛʔiyuduyar on yisün sar-a-yin šin-e-yin dolon-a.

汉译如下：

盟长喀喇沁札萨克多罗杜棱郡王致给喀喇沁札萨克镇国公协理旗务塔布囊玛哈巴拉文。为行事。为出示晓谕审理驱逐郭尔罗斯公旗境内种地蒙古人致成控告之事，哲里木盟长科尔沁札萨克和硕达日罕亲王处来文，当经盟内转发，记在档。查，郭尔罗斯公旗境内种地众户，并非一旗之人，是自各旗聚集者。迁居郭尔罗斯旗境内种地，均出押租钱文，交租种地，已有多年，并非侵占地亩。所属公旗摊派各种差徭，任意勒索苦累此等众户，复藉借口，驱逐迁回，不合常理。今，经哲里木盟长处来文内转称镇守吉林乌拉将军所奏简派有能之官吏，前往该盟长旗，详查并查办互控之事。据此，各该旗应分别派员前往调查越旗迁居所属各户，并念越旗众户，将其原籍土地典卖还钱，在此出押租钱文，租种地亩，岁月已久，生齿日繁，难以迁回，且其原籍家产、地亩，已在他人名下，无法收回，几千户蒙古人，将成无家可归等俱情，嗣后应定章程。为此，令各旗派官员前往郭尔罗斯旗，共同商定迁居该旗境内种地众户事宜，使之彼等裨益。

同治六年九月初七日。

该档案内容显示，各蒙旗派官员前往郭尔罗斯旗，并非收回各自所属蒙古人，而是共同商定如何解决迁居该旗境内种地的蒙古人问题。清廷方面，同治七年（1868），针对“蒙古越旗种地，不遵驱遣”，当经谕令富明阿派员赴各该盟长旗查办。

嗣据富明阿等奏称‘拟将越界种地各蒙古，分别收回安置，定期办理’，复富明阿奏称派员前赴郭尔罗斯公旗地方，仅有土默特、孟古勒津、喀喇沁等旗委员，其余均未到齐，且有藉词推诿等情，请飭理藩院严催一折。上年十一月间，令理藩院转飭该王公等，按照富明阿所拟章程妥办之旨，该衙门当久已行文传知，何以此次该蒙古各员等，均称未经奉到，不肯将越界各户领回，实属疲玩。著理藩院再行晋催各该旗盟长，迅速派员，按照富明阿上年奏拟章程，赶将越旗种地各户收回。转瞬春暮，正在播种

五谷之时，各该旗王公等不得任意迁延，坐待各蒙户播种籽粮后，藉口推诿，致干咎戾。并著富明阿一面严催，务於定限内早行办结，毋任延玩。将此谕知理藩院，并由五百里谕令富明阿知之。” [31]

“富明阿奏请飭理藩院严催各盟长，迅将越旗种地蒙古收回一折。郭尔罗斯蒙古越旗种地一案，自经查办后，业已明定章程，现除哲里木、锡林郭勒等旗遵旨收领外，昭乌达等旗所派各员尚未一律到齐，卓索图一盟迄今并未派员前往，其喀喇沁前派各员又称‘系会同查办事件，并非收领各户’，该员随即回旗。各该盟於收领越旗各户，任意耽延，难保不令众户又起种地之念，致生事端？且官兵在彼久候，收领无期，徒耗盐粮，实属不成事体。著理藩院行文各该旗，晋催各盟长迅速派员，务将越旗种地各户，克期领回，不准该委员等沿途逗留，再滋延误。其有不能收领愿在郭尔罗斯公旗安置者，即照原定章程办理，以弭衅端。原折著抄给看。将此谕令知之。” [32]

十月，富明阿等奏查办蒙古越旗种地各户竣事，请将出力人员奖励一折。前因喀喇沁等户私越郭尔罗斯公旗种地，不遵驱逐，谕令富明阿查明办理。兹据奏称，‘派令付都统全英，会同各旗委员，将喀喇沁等户设法开导，俱各情愿迁移，并经各该旗分别收领，现在郭尔罗斯公旗地面一律肃清。’富明阿办理此事，自系一劳永逸之计。“惟竟究该旗境内，是否尚有逗留未无能为力之户，仍著随时督飭该旗认真办理，毋得含混赛责，致成未了之局。郭尔罗斯公旗地面，既经此次查清，嗣后不得再行招募蒙汉各民，任意开垦，致碍游牧。其业经领回各户，并著理藩院飭令各该旗妥筹安插，俾安生业。至喀喇沁王旗之户，该王并未派员收领，经该户头目带领回旗。……嗣后务须随时稽察，毋任所属人户，再行越界滋事，以杜争端。将此各谕令知之。” [33]

以吉林查办越界种地出力，予三等台吉伯彦阿勒达尔希胡等加衔、升叙有差。并予因公淹歿孟古勒津旗委员间都色楞额祭葬恤廕。 [33]

这样一度掀起的驱逐、收领、迁回私自越旗在郭尔罗斯公旗境内开垦种地的外旗蒙古人风波告一段落。并定：“嗣后务须随时稽察，毋任所属人户，再行越界滋事，以杜争端。将此各谕令知之。” [33]清政府虽然颁布严密的规定或反复重申原有的政策，欲制止南部蒙古人的北迁。但是，始终未能限制蒙古人的迁徙流动。其原因在于外患内乱的时代背景下，政府本身已经没有能力从国家层面上解决出现蒙古人越旗流动的社会根源。据迁居郭尔罗斯前旗已有几代人的东土默特人那木海扎布回忆，他们原籍是东土默旗（今辽宁朝阳），他的曾祖父带着全家老小迁至郭尔罗斯前旗落户，并在那里居住了十几年。外旗人几乎都是土默特旗（今朝阳、北票）、喀喇沁旗（今喀喇沁、建平、凌源）、蒙古勒镇旗（土默特左旗）人。这些外旗蒙民原来居住在蒙汉杂居地区，由于不善生财，生活困苦，才向北部各旗（郭尔罗斯、杜尔伯特、扎赉特等旗）人烟稀少和自然条件较好的地方移动，谋求生计。 [34]

五、早期蒙古人北迁引起的蒙古地区苏木制度的崩溃和武备的松懈

早期蒙古人的北迁，对其移入蒙旗和迁出地都带来了新的社会问题。逃亡过多的旗，由于旗丁减少，兵役、贡赋就要加重，而接纳流民的旗，则会造成人口过剩、牧地不足。于是，使经济生活贫穷化的各种条件，通过恶性循环的规律，不断产生不良后果。 [3]

顺治十六年（1659）题准：“蒙古每百五十丁编为佐领，设佐领一人，骁骑校一人，领催六名，马甲五十名。” [35]壮丁“年六十以下，十八岁以上，编入丁册” [25]的成年男子。“男丁每至十八岁补入比丁档册，即旗制也。” [36]每三年比丁一次，比丁之年“无论是何种身份均在十八岁丁册上记名。台吉和塔布囊在红格内登记，披甲立功者亦在红格内登记。一般披甲及哈喇出则普通格内登记。” [37]

随着早期蒙古人的北迁，卓索图盟喀喇沁、土默特和昭乌达盟南部蒙旗，苏木箭丁数不足的情况，已成为司空见惯的事情。光绪十一年（1885），喀喇沁右旗塞星嘎（Saišing ᠶ-a）苏木昆都王珠尔（Wangerur）等人呈文内记载，由于苏木人丁的外逃，使原来有一百五十丁组成的塞星嘎苏木“只剩六户”，而德卜希乎（Debšikü）所属昆都嘎苏木“只剩一户”。 [38]“蒙户向分隶于本旗佐领之

下，是各佐领，即各蒙户之地方官。今则岁月久远，各蒙户之迁徙逃亡，多已不可究诘。且每一佐领下，蒙户率分散于数百里内，各佐领下，地段有事，传唤力且不逮。何伦管辖，是各佐领下，册籍空存，久已无法统治……。”^[1]

苏木箭丁的减少，预示着旗制的基础苏木制度日益走向崩溃。这样，蒙古地区固有的人身隶属关系和土地所有关系遭到空前的破坏，蒙古社会相对独立的政治环境彻底被打破，从而因汉族移民引起的早期蒙古人的北迁，为蒙古地区固有的“苏木制度”的彻底瓦解作了充分的准备。

更重要的是关系到蒙旗社会原有武备的松懈。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也能飞驰战场上的蒙古骑兵，因僧格林沁^⑥的离去而彻底失去了“冷兵器”时代的霸主地位和大清帝国的军事同盟者的地位。从此，清朝的军事权利随之落入湘军等新兴的汉族贵族手里。随着军事权利的转移，一直以来是大清帝国的军事后盾的蒙古地区的武备也空前的废弛。这也是早期蒙古人的北迁带来的苏木箭丁人数减少的直接后果之一。

按蒙旗各有额兵，各盟皆有备兵，札萨克一缺奈今来已成虚事。据《钦定理藩院则例》记载“内札萨克六盟，每盟设备兵札萨克一员，铃辖阖盟蒙古兵丁，管理军务一切事件。”^[39]有关备兵札萨克，吴禄贞的《东四盟蒙古实纪》有这样的记载：“旧例，全旗之丁皆为兵，故凡索木（即苏木——引用者）、坤都皆治箭丁。……自粤匪猖獗，僧王率兵内剿，遂定每盟备兵千名之制，故札萨克有备兵之称。”^[40]

据汪国钧的“光绪十七年红巾贼之变”记载，在蒙古地区“各处明火、劫案层见叠出，蒙古各旗承平日久，武备废弛，已无所谓兵矣。且军械劣鄙不堪（按蒙旗每十年由盟长报部发给军械一次，其所发者弓、箭、撒袋、绵甲、竹枪、单刀、铁炮、火绳、铅子、皆有定额，自光绪初年起，每每掣肘总不如数发给矣）。所有者，如竹杆枪、单刀、满把接炮及二人抬中蹄跑车等，子弹均系生铁弹，量最重且角楞过多，故发出锐口，不数武而落地滚走，尚不及小猪铳命中有效也。少有几杆洋枪，系蒙古人自备者，既闻各处不靖，该札萨克传令老弱披甲三五十名前往各处稽查道路，然而此等旗兵，如果有敌军知其，必败无疑”。^[41]

在喀喇沁左旗，常常“本旗原无设立兵马粮草，情事只宜公立太平社防护地面，现今乡勇不足备用而马贼愈裹愈多，乡勇寡不敌众。”^[42]而真正遭遇不测之时，即便得到“仍著理藩院严催卓索图、昭乌达两盟，讯派蒙兵在各交界处所会同截击，实力防范，无任蔓延”^[43]等上谕，已到了一时征调难齐的地步。据光绪十七年十月二十二日《德福奏喀喇沁王旗被民肆扰拨兵往剿片》记载，“于本月二十一日未刻喀喇沁札萨克王旺都特那木吉勒文称，据该王旗扎兰章京等报称，近有贼匪或二、三百名，或四、五百名不等，在该王旗与敖汉旗接壤之道古郎营子、白音格勒川各等处肆行滋扰劫掠，焚烧蒙古村舍，势甚猖獗，并欲赴该王府焚烧劫抢。迨该王飭调所属蒙兵刻即防剿，而蒙兵已多携带妻小逃避，一时征调难齐。”^[44]这样，在清末蒙古地区已无法抵御诸如金丹道类似的社会暴乱的发生。

注释

①理藩院议奏热河都统和宁条奏口外民人租当喀喇沁土默特四旗蒙古地亩分别酌议章程一折。

②据《蒙古回部王公表传》第一辑，卷二表第二“喀喇沁部”记载，玛哈巴拉为乾隆四十三年袭札萨克一等塔布囊，四十九年诏袭札萨克，五十三年封辅国公。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5页。

③据及川三男：《热河蒙旗概要》记载，佃户在秋天收割之后，蒙古检查其橙口，计量面积，征收租子，因此，汉佃把这种土地称为白橙地。详见该书第32页。

④管理牛群之人，与拜生达、包衣达的含义类同。

⑤苏木差丁对其所属苏木承担的各种赋役、差徭。

⑥僧格林沁(1811—1865),是科尔沁左翼后旗札萨克和硕额駙索特纳木多布斋之嗣子,由于镇压太平天国北伐军有功,咸丰四年(1854)晋封为世袭博多勒噶台亲王,先后率兵镇压太平天国与捻军起义。

参考文献

- [1]姚锡光.筹蒙刍议[M].上,“实边条议”.《内蒙古文献丛书》本四.
- [2](法)古伯察.耿升译.鞑靼西藏旅行记[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20-21.
- [3]田山茂.清代蒙古社会制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230.
- [4](法)古伯察.鞑靼西藏旅行记[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21.
- [5]田山茂.清代蒙古社会制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175-176.
- [6](光绪)大清会典事例[M].卷九七九“理藩院·耕牧”.
- [7]喀喇沁右旗地政局.蒙地概况[M].内蒙古图书馆藏铅印本,1941.31.
- [8]喀喇沁右旗地政局.蒙地概况[M].内蒙古图书馆藏铅印本,1941.36.
- [9]赵尔巽编.清史稿[M].卷五一八“藩部一”,北京:中华书局,1977.
- [10]清宣宗实录[M].卷十三,道光元年二月癸卯.
- [11]清宣宗实录[M].卷六六,道光四年三月甲子..
- [12]及川三男.热河蒙旗概述要[M].伪满洲热河省公署民政厅旗务科,1936.20.
- [13]及川三男: .热河蒙旗概述要[M].伪满洲热河省公署民政厅旗务科,1936.21.
- [14]喀喇沁中旗蒙古文档案:关于蒙汉关系文[M].全宗号504,目录号2,卷宗号2794.
- [15]辽宁省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档案馆藏蒙古文档案:卓索图盟副盟长喀喇沁札萨克辅国公玛哈巴拉等致给热河都统之文[M].全宗号200,目录号58,卷宗号1.
- [16](法)古伯察著,耿升译.鞑靼西藏旅行记[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188—189.
- [17](法)古伯察著,耿升译.鞑靼西藏旅行记[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123页.
- [18]珠珮.18—20世纪初东部内蒙古农耕村落化研究[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294.
- [19]周清澍主编.内蒙古历史地理[M].呼和浩特市: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3.162,163.
- [20]东三省政略[M].卷二“蒙务上·蒙旗篇”.
- [21](清)佚名纂.长春厅志[M].清光绪年间修,抄本,南京大学藏书.
- [22]东三省政略[M].卷二“蒙务下·筹蒙篇”.
- [23]谕折汇存[M].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四日.
- [24]辽宁省喀左县档案馆藏蒙古文档案文书:白胡、八十三等代表居住郭尔罗斯公旗境内开垦种地的外旗蒙古人乞求公诺颜救助众户生命施恩予以安稳的档案[M].全宗号200,目录号140,卷宗号24.
- [25](光绪)大清会典事例[M].卷九七八“理藩院·户丁”.
- [26]辽宁省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档案馆藏蒙古文档案:卓索图盟副盟长喀喇沁札萨克多罗杜棱郡王致给喀喇沁札萨克镇国公协理旗务塔布囊玛哈巴拉文[M].全宗号200,目录号140,卷宗号11.
- [27]辽宁省喀左县档案馆藏蒙古文档案:八户扎兰乌齐拉图上报的迁居郭尔罗斯公旗境内开垦种地的喀喇沁左旗蒙古人户口档[M].全宗号200,目录号140,卷宗号1;梅伦宝喜上报的居住郭尔罗斯公旗境内喀喇沁左旗蒙古人户口登记档[M].全宗号200,目录号140,卷宗号28.
- [28]梅伦宝喜上报的居住郭尔罗斯公旗境内喀喇沁左旗蒙古人户口登记档[M].全宗号200,目录号140,卷宗号28.
- [29]清穆宗实录[M].卷五五,同治二年正月己未.
- [30]清穆宗实录[M].卷二一六,同治六年十一月癸亥.
- [31]清穆宗实录[M].卷二二六,同治七年三月己未.
- [32]清穆宗实录[M].卷二三一,同治七年四月辛酉.

- [33]清穆宗实录[M].卷二四三,同治七年十月戊戌.
- [34]那木海扎布.东蒙要事杂忆[A].内蒙古文史资料[C].第三十一辑,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9.186~187.
- [35](光绪)大清会典事例[M].卷九百七十六,“理藩院·设官”.
- [36]汪国钧.蒙古纪闻[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6.123.
- [37]罗布桑志丹.蒙古风俗鉴[M].蒙古文,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39~41.
- [38]喀喇沁右旗蒙古文档案:光绪十一年发文档[M].全宗号505,目录号1,卷宗号511.
- [39]钦定理藩院则例[M].卷六“设官”.光绪三十四年(1908)内务府排印本.
- [40]吴禄贞著,忒莫勒校勘.东四盟蒙古实纪[A].内蒙古历史文献丛书之四[C].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2008.193~194.
- [41]汪国钧.光绪十七年红巾贼之变[A].红帽子事件资料选编[C].赤峰市政协内部参考资料,第158页.
- [42]辽宁省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档案馆藏喀喇沁左旗札萨克衙门蒙古文档案:喀喇沁札萨克旗文咨统兵行军大人麾前为迅赐紧行以救地方事[M].全宗号200,目录号164,卷宗号88.
- [43]光绪十七年十月二十四日,德福奏督军会剿并叛民毁扰教堂情形折[A].清代档案史料丛编[C].北京:中华书局,1987.248.
- [44]光绪十七年十月二十二日,德福奏喀喇沁王旗被民肆扰拨兵往剿片[A].清代档案史料丛编[C].北京:中华书局,1987.246~247.

The early Mongol's movement and Mongols society

Shuangxi Tong

(Dr. Chinese Minority History; Associate Professor of The school of Marxism in Inner Mongolia Industry University)

Abstract : The reclamation of the Mongols' area made the Mongols lives getting poorer. Mongols who were moving to east northern China had changed eastern Mongol' cultural society, including the Mongol leagues life, producing mode and others. The movement not only accelerated the debacle of the Mongol Leagues and Sumu system, but also quickened the looseness of the Mongol League' armed forces. It led the JinDanDao rebellion at last.

Key Words: Mongols; Move to Northern China; Mongol Society

收稿日期: 2011-10-25;

作者简介: 佟双喜(1969-),男,蒙古族,内蒙古通辽市人。博士,内蒙古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少数民族史研究。